

0613

鐵嶺文史資料匯編

第八輯

政協鐵嶺縣學習文史委員會編

铁岭文史资料汇编

第八辑

政协铁岭县学习文史委员会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

封面题字：王 堃骋

封面设计：吴润令

铁岭文史资料汇编（第八辑）

编 辑：政协铁岭县学习文史委员会

印 刷：铁岭市新华印刷厂

出版日期：1992年12月 印数：1,000册

辽铁出临图字 920113 号

目 录

一张珍贵的照片	许金奎 (1)
李先念司令指挥我们开辟 白兆山抗日根据地	陈甫成 (3)
不尽的思念 ——忆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陈云同志	谷金朝 (6)
我给赵区长安脑袋	邢 斌 (10)
我从陷阱边走过	赵金荣 (12)
回首当年话征程	许金奎 (15)
战斗在汉江两岸	董友三 (18)
回忆沈铁抚联合县教师训练班	杨久荣 (21)
半夜枪声	赵金荣 (26)
李主席姐姐给我做军鞋	陈甫成 (29)
活捉敌师长	夏继生 (34)
战斗在天涯海角	朱秀娥 (37)
虎口脱险	赵金荣 (40)
难忘那一刻	杨志廷 (43)
三取征收布	孙连成 (45)

全国战斗英雄李秀灿	刘汉兴 (48)
战斗英雄张国权	刘汉兴 (51)
眼科专家袁佳琴	冯玉贤 (54)
中国钱币学专家王贵忱	张 冠 (56)
高希林烈士传略	赵 儒 (60)
佟双久烈士传略	张 冠 (63)
解放战争中群众的一面旗帜	
——记付忠仁烈士	杨久荣 (66)
血染黎明似火红	
——田登科烈士传略	王成久 张 冠 (71)
金明传略	赵 儒 (76)
戴宗池烈士传略	赵 儒 (86)
姜晚成生平	冯玉贤 (91)
兴学利民的县官——冯广民	熊雄成 (93)
日本宪兵队在铁岭活动的始末	张 冠 (95)
铁岭人民革命斗争情况概述	张 冠 (101)
铁岭古今粮仓	任殿俊 (113)
铁岭印刷业的发展概况	张 冠 (118)
铁法铁路辽河大桥动迁纪实	王 健 (133)

一张珍贵的照片

许金奎

我家南屋的正面墙壁上，端庄地挂着一张四寸的黑白照片。每当我抬头看到它，心情就格外激动。这张照片是我有幸参加毛主席女儿李敏与孔令华婚礼时的留念。

1959年夏天，我在中南海门诊部给中央领导做特护工作，一天中午，我从任弼时家给他爱人陈宗英打针回到中南海院内的家吃饭。担任毛主席生活管理员的爱人张国兴微笑地告诉我：“老许，明天李敏结婚，主席请你去帮助布置洞房……”。

听主席请我去给李敏布置洞房，我非常兴奋，我一定要让毛主席满意，让李敏高兴。

第二天一早，我就到离我家不远的毛主席居住的丰泽园。走进洞房一看，一大间的洞房早已布置得简洁、典雅。几件公家的旧家具很简单：一个书柜，一张写字台，一张桌子，三四把木凳。木床上一张白夹被，二套行李。我仔细环视一遍，物品摆放得很规整，又很艺术。反映出主人高尚的思想情操和高雅的艺术修养。我没有再动屋里的布局，生怕打破主人的巧妙构思，只帮助轻轻地扫扫水泥地，擦擦桌子。

然后，毛主席亲自在家里为女儿主持了婚礼，并请亲家孔从周全家和王季范夫妇、蔡畅、邓颖超以及我们这些身边的工作人员参加了庄重、热闹而俭朴的婚礼，并在主席会客厅舍和堂前由主席身边的著名摄影师侯波摄影留念。

婚宴也比较简单，就摆了三张桌，入席算两个小孩才34个人。喝完喜酒，我往家走，一出大门正好遇见主席回来。我忙停住脚步，恭敬地说：“主席，你干啥去了？”

毛主席也停住脚步，笑呵呵地回答：“我送亲家去了。春藕斋有电影，金奎，你看电影去吧！”

我见主席挺高兴，又大胆地邀请主席：“主席，你去不去呀？”

毛主席慈祥地看着我，亲切地说：“我还有事，我不去了。”

.....

回到家我激动得辗转反侧，久久难以入眠，一股幸福的暖流在我周身奔涌，主席还记着我这个名子金奎，金奎殿的奎！我仿佛一下子变得神圣起来，感到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窗前的那盆仙人掌又开出淡黄色的小花，春天来了。啊，一晃33年过去了，我的人生旅途也是坎坎坷坷。我受爱人冤案的株连被投机分子这褒那贬，无论处境多么艰难，这张照片都始终陪伴着我，它给我以安慰，给我以温暖。尽管这张照片现在已经有点发黄，但我还是爱不释手，因为它是我这个16岁入党的苦孩子第一次和毛主席的合影啊！它给我留下了一段难忘的彩色回忆。

（刘汉兴整理）

李先念司令指挥我们开辟 白兆山抗日根据地

陈甫成

1940年，抗日战争已转入艰苦异常的相持阶段，国民党内的顽固派、亲日派外表上喊几句抗日救国的口号，实际上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立场。在全国各地发动反共高潮，制造摩擦，向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进攻。

五月，盘据在大别山地区重镇安徽省立煌县桂系集团军司令李品先，纠集鄂东地区保安司令程汝怀，国民党八十四军军长莫树杰及刘迷奚、李久阜等数万之敌，向我大悟山根据地疯狂地进攻。我边区一团罗原福部、三团肖永久部、八团蔡松云部等，为保卫根据地，奋起抵抗，转战在黄陂、黄安、礼山鄂东广大地区将近一个月。由于敌强我弱，加之日寇又对我进行残酷扫荡，我军只好被迫退出大悟山，挤在平汉路西的丘陵地区，处境险恶，无法休整，士气低落。

六月十三日，我团集合在安陆、安山交界的刘店附近的山坡上，突然听到喊声：“李司令来了！”我抬头向前看去，果然是我们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司令李先念。他站在我们面前，头戴一顶大沿草帽，身穿褪了色的灰色军装，精力充沛，笑容可掬地向大家摆动双手，亲切地向大家问好：“同志们，辛苦了！”“首长辛苦了！”大家高声回答。又问：“你们做了什么亏心事吗？”齐声回答：“没有！”“为什么都不抬头呢？是因为大悟山丢了？”

李司令停了停又说：“你们是不是听说八团被消灭了？”随即用手指着山下向西南行进的部队说：“你们看，那是谁？”我们抬头看见山下一支部队雄纠纠、气昂昂地前进。

李司令大声地说：“那就是你们的兄弟团，第八团。他们不少一人，不缺一枪，仍然在配合作战。同志们，抬起头，挺起胸，继续战斗吧！丢掉一个大悟山，不过丢掉了几块石头。你们查一查你们连，你们营，你们团少一个人吗？少一条枪吗？”

我们说：“没有！”

李司令继续说：“不但没少，而且增加了，仔细看看你们身边的新战友。在四姑墩、禹王城，你们不是干掉顽军一个团吗？俘掳三百余人，缴获枪支近三百条，不是完全补充给你们团了吗？我们进大悟山的时候，我们俘掳敌人官兵两千以上，缴获了各种长短枪、轻重机枪两千支以上。我们出大悟山就是丢掉了几堆石头和我们穿破了的再也不能穿的几双草鞋。反动派骂我们是“奸匪”，你们是匪吗？”

我们雄壮地回答：“不是。不拿人民群众的一针一线，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保护”。

这时，我们早已是精神振奋，义愤填膺。李司令说到这，有力地向前挥动一下手臂：“新的抗日根据地正等待我们去开创、去战斗、去建设，同志们，出发吧！”

经过一夜的急行军，到达了白兆山。清晨，我军突然分别包围了顽县长彭炳文、国民党兵团长杨弼卿和谢占奎、曹勋及黑匪丁巨川等部。经过激战，顽县长彭炳文化妆逃跑了，杨弼卿缴械投降了，谢占奎被打死。这次战斗开辟了白

兆山大片根据地，缴获长短枪、轻重机枪等各种武器一千五百余件。白兆山、平坝、洛阳店、九口堰、谢家店子和大山头、八字门老根据地连成一片，进一步巩固和壮大了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

我们敬爱的老首长李先念司令员与世长辞了。我回忆起五十年前李司令激情洋溢的讲演，真是充满真知卓见，闪烁着智慧的光芒。那一席饱含哲理的话语，叫我终生难忘。今天，我特意写出这一片段，以表达对老首长李先念司令员的深切怀念。

（刘汉兴整理）

陈甫成：1923年5月生于湖北应山县，1939年9月参加新四军，曾任独立二旅五团卫生队长。现为饒岭县第二人民医院离休干部，享受县团级待遇。

不尽的思念

——忆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陈云同志

谷金朝

一轮明月挂在天边，我举头隔窗凝望广袤的夜空，浮想联翩，难怪人们都说：“中秋佳节月儿圆。”不知怎么的，我从心里感到：今晚的月亮特别美，特别圆。我不由得想起苏东坡的词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面对天上的明月，勾起我对陈云政委不尽的思念。我站在窗前，向老伴讲述了一段令人难忘的事件：

1946年春天，国民党反动派依仗着精良的美式装备，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公然挑起内战，疯狂地向我东北地区进攻，将战火一直烧到松花江边。为了保存我军的有生力量，我所在的辽北军区三旅九团被迫撤离西丰县城，向城南高丽幕子、野鸡背方向的深山密林转移。

十月间，西丰全境沦入敌手。一天下午，我们被敌人围困在森林茂密、荆棘丛生的老婆沟里，老婆沟长约五、六里，宽约一里。五点左右，敌人向我们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刹那间，枪声大作，炮声轰鸣，硝烟弥漫，山摇地动。幸亏，天渐渐黑下来了，我们拼命厮杀，夺路突围，一直激战了五、六个小时，才杀出一条血路。那场面是多么的悲壮、惨烈、哀婉！烈士们保留着各种各样的姿势，有的掐住敌人的脖子怒目圆瞪，有的握着手榴弹砸进敌人的脑袋，还有的

刺刀插进敌人的心脏，后腰被敌人的子弹打穿。烈士们横躺竖卧、血流满面，我们挥泪而别，不忍再看……

突围后，我们团原一千七百多人，只剩下一百四十多人。但我们视死如归，永往直前。在团长刘蓬（原辽宁省人大副主任）的率领下，又坚持在西丰到临江西一带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游击战。当时，北风呼啸，大雪封山，我们没有棉衣御寒，只好披着被子行军。夜晚只能在森林里的雪窝宿营。渴了，就伸手捧把雪吃；饿了，就嚼几粒生苞米，啃几口窝瓜。

我们声东击西，南征北战，夺关斩将，涉水跋山，战胜了敌人的围追堵截，行程四、五百里，终于于年底到达临江。

休整期间，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陈云同志来到临江。

47年4月上旬，陈云政委在临江县剧院给我们部队连以上干部作了形势动员报告，当时我是团组织干事，也有幸参加了大会。

陈政委穿着灰军装站在台中央，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代表党中央首先肯定了我们浴血奋战寻找主力的卓绝勇敢精神，然后声音宏亮地说：“九团的同志们，我们在南满的形势开始好转了，通化、梅河口一带已经解放了，不用上长白山去打游击了，我们就要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我们这次保卫临江的目的，是为了牵制敌人的力量，保卫哈尔滨。为了迎接新的战斗，我们要振作精神，鼓足信心，要同敌人斗争到底。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国民党反动派是纸老虎，因为它只代表一小撮剥削

阶级。不是吗？我们从江南打到江北，从关里打到关外……”

“同志们：我们倒下的是永垂史册的英烈，站起来的是千百万觉醒的民众。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为中国革命英勇捐躯的战友报仇，完成他们未尽的事业”。

这时，陈政委稍停片刻，随即举起拳头在空中用劲地一挥，声音铿锵地说：“消灭反动派，解放全中国”！

陈政委的报告深入浅出，精辟雄辩，引起人们的强烈共鸣。象一场及时雨，浇灌着人们干渴的心田，象一阵进军号，激励着人们陷阵冲锋。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人们难得当面亲耳听到党中央的声音。真让人群情激昂，热血沸腾！

一个多小时的报告不时被雷鸣般的掌声所打断，久久回荡在宽大的剧院之中。失去战友的悲痛，重振雄风的心愿，战胜困难的勇气，杀敌复仇的烈焰，在我们胸中燃烧、激荡、回旋。我们恨不得立刻奔赴前线，去和敌人厮杀、决战，保卫临江，消灭土匪。迎接胜利的曙光，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在陈政委的鼓舞下，我们随即挥师北上，转战在柳河，胜水河一线，当春暖花开的时候，我军不但保住了临江，而且还解放了南满的大片土地……

人生有许多往事令人思念，尤其是经过战火考验的老战士，对往事的思念更强烈。怀旧或许是老人的特点，夜静更深，往事如烟，岁月峥嵘，彻夜难眠，每当我想起陈云在临江剧院那运筹帷幄的雄心，高瞻远瞩的论断，激人奋进的目光，和蔼可亲的容颜，我就感到是那样香甜，那样的温暖，给我以鼓舞，给我以力量，同时也给我留下永久而不尽的思

念……

注：谷金朝1924年10月生于河南省南乐县，1938年4月参加山西省太岳军区，曾任辽北军区四分区，东北军区等部指导员、组织干事、卫生所长、防疫训练大队等职，1952年受迫害，1957年转业后任铁岭县医管员、县医院医师，1981年落实政策后任铁岭县卫生防疫站副站长，1986年离休，享受县团级待遇。

（刘汉兴整理）

我给赵区长安脑袋

邢 斌

1946年秋天，国民党军队从沈阳向北大举进攻，铁岭、法库、康平、彰武等地相继失守。为了保存我有生力量，县委、县政府决定以中长铁路为界，分东西两路同时撤出铁岭县城。代县长刘泳川和三区代区长赵金荣各带一伙人马留守路西，骚扰敌人，坚持斗争。路西国民党匪徒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叛徒的带领下，搜捕我区村干部家属和革命群众，并残酷地进行血腥屠杀。

国民党在阿吉堡子、镇西堡、夏家楼、刘家店都建立了警察分局，国民党的“老包队”更是凶狠异常。我们依靠群众昼寝夜伏，声东击西，神出鬼没地和敌人进行巧妙周旋。处决了叛徒华飞，枪毙了密告分子何文辉，震慑了敌人，稳定了阵脚，扰得敌人整天不得安宁。

大部队撤退一个多月后，我们武工队奉命向路东转移。我们深夜从山头堡北渡过辽河，向东转移到开原县黄旗寨乡一个偏僻小山村。

入夜，走了一天的战士大都睡熟了。土匪出身的杨林悄悄找到我，把我领到村边的一堆木头上，神秘地对我说：“老弟，咱们是老乡，我看共产党完了，我和手下的几个兄弟都合计好了，乘赵区长睡觉把他干掉，拿他的人头去邀功请赏，拉杆子自己干，保你今后有吃有喝……”

我是赵区长的通讯员那能杀害领导，我说：“要走，你自己走，把枪留下。赵区长跟你无冤无仇，走南闯北，脑袋

掖在裤腰沿上帮助闹翻身，你怎么忍心杀他？你要动手我就先把你定了……”

我突然发现村里有几个人影闪动，为了防止他们狗急跳墙，我又装作对他温和地说：“咱们兄弟是老乡，这事哪说哪了。你先走吧，我坐一会抽颗烟。”一直看他进了屋，我才走进赵区长的屋里。

为了防止他背后打冷枪，走路时，我有意让他们在前面走，我在后头押阵。他们知道我手黑，握有日本产的狗牌撸子，弹不虚发，不敢轻举妄动。直到走到清原县夏家堡子村，跟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孙良才和县长王丹波带领的先行部队会合，我心中的一块石头才算落地。

后来听说：这期间五区副区长刘贵成，丁焕奎投敌叛变，刘千户分区区长兼六中队长马刚在二道沟被叛徒高云程等暗杀。我仔细一想，真有点后怕，太危险了。如果我革命意志一动摇，稍一点头，赵区长的脑袋早就搬家了。

事后，我对赵金荣开玩笑地说：“赵区长，你的脑袋是我给安的。”他立刻装作惊诧的神态低头轻轻地摸摸脑袋，拖着长声诙谐地说：“是的，邢斌同志，我的脑袋长得这么好，多亏你妙手回春哪！”随后，我俩都哈哈大笑起来。

（刘汉兴整理）

我从陷阱边走过

赵金荣

一提陷阱，人们自然就会想到插满阱底的竹杆、钢钎，撕心裂肺的呼救和无望的挣扎。陷阱是阴谋家设计的圈套，善良的人们谁会想到平坦的大道上，竟有人挖有险恶的陷阱。陷阱给受害者造成的是残酷的折磨，血腥的屠杀，以及同时伴有的无限悔恨，因为毕竟是自己走进去的。我是从陷阱边走过的幸存者，这件往事一直缠绕着我的脑际，在我心里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我正在冀中军区七分区机关学校学习，为了响应党中央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伟大号召，我们跋山涉水，日夜兼程，挺进东北。行程二千多里，走了两个多月，来到沈阳城西马三家子村集训。

1945年10月末，我和赵荫楠、魏子玉被分配到新民县。第二天县委书记吴甄铎又把我们分配到新民县第八区。我们把介绍信交给了从沈阳撤到新民八区政府所在地公主屯的辽西省委书记陶铸。当时区委书记是刘异云、副书记王枫。赵荫楠任区长，魏子玉任区委副书记，我任区中队队长。这时我才25岁。日本刚投降，苏联红军都在大城市，新民一带非常混乱，国民党地下军活动十分猖獗。各村大团都有武器，区干部不敢单独活动。

新民五区高台子村东边的长沟沿是个二十多户的小村